宁波日报 NINGBO DAILY
B1-B4 四明周刊
2017年8月18日 星期五
视点 | B1
责任编辑/叶向群
电子信箱/yxq@cnnb.com.cn

浙东的朱金小插人

马超

花轿上的插人“小怪兽”

曹孟德马踏青苗
（小插人图片由应敏明提供）

应敏明

1

二十多年前，我跟着一位收藏家朋友去了趟箬岙，看一张朱金踏步出帐大床。

当时，箬岙的这张大床在宁海非常出名。它庞大、繁复、金碧辉煌，放在主人家里，如同一座小型的宫殿。

记忆中，那张出帐大床的前段是踏步，约一米宽，踏步两边放有椅子和马桶，过了踏步，里面才是真正睡觉的地方。

床的前面立着四根朱色柱子，中间安嵌着精彩的人物朱金花板，柱子上方还刻有两对诗句，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对是：双飞燕舞百年树，并蒂花开百子图。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这床上有着十个可爱的朱金小雕件。床前的四根柱上，内挂六个小巧玲珑的楼阁，楼阁内有人物、家具，构成一幅幅旧时生活场景。顶上的床罩檐下，还立着四对人物，都是一男一女，共八个，个个明眸红唇，顾盼流连，十分招人喜爱。细琢磨，都是出自《西厢记》里的人物。

看到这几个小雕件，我很感兴趣。同去的那位收藏家朋友告诉我，这些小雕件有个专属名字，叫“朱金小插人”。

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留意小插人，也开始收藏小插人。

2

朱金小插人也属于朱金木雕。中国的朱金木雕工艺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它源于汉代的雕花髹漆和金箔贴花艺术，属彩漆和贴金并用的装饰建筑木雕，多用于寺庙的建筑装饰与佛像制作。

朱金木雕的艺术效果主要来自漆工的修磨、刮填、彩绘和贴金，所以有“三分雕，七分漆”之说。正是这种工艺，使朱金木雕产生了富丽堂皇、金光灿烂的效果。

明清以后，朱金木雕普遍应用于民间日常生活，如日用陈设、佛像雕刻、家具装饰，特别是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婚娶喜事中的床和轿。有句老话讲，一世做人，半世在床，所以过去的人对木床雕刻特别讲究。过去那些大户人家的雕花大床，床内四周雕刻绘画，床外层层楼阁挂面，贴金朱漆极其富丽。做这样一张床，工本花费相当巨大，据传，有些床要费3000工以上，因此得名“千工床”。还有一种朱金轿子，更加费工，故而人们叫它“万工轿”。

那些朱金小插人便是“千工床”“万工轿”上的眼珠子。

3

“朱金小插人”，顾名思义，工艺是雕刻成型后漆上朱漆贴上金箔，它尺寸小，内容大多是人物故事。而最重要的是这个“插”字，这个字说明了装配工艺，能在床上随时插上卸下。

在我看来，这个“插”字似乎还有一层“穿插”的意思。如果把朱金踏步床、朱金小姐床、朱金花轿、朱金台阁等这些器物比作花园，那么这些小插人就是穿插其间的美丽蝴蝶。

浙东朱金床上的小插人形制大都相似，多为亭台楼阁、戏剧人物、蛮人送宝等吉祥如意喜庆味浓的题材。而朱金花轿和台阁的小插人，题材则以和合二仙、罗汉戏金蟾、魁星点状元等民间传说故事为主。

这些年来，我见过许多一流的小插人，比如我的一位收藏家朋友收藏的一顶清代花轿，花轿上有近百个小插人，有婴戏、相夫教子、农耕生活等，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民俗生活风貌。浙江博物馆里有一张堪称镇馆之宝的花轿，光四周的小插人就有几百个。这顶花轿据说当年是从宁海收藏去的。

还有个有趣的现象，朱金踏步床、小姐床一般都比较花哨，有时候床上的朱金小插人尽管也很漂亮，但容易被床的花哨掩去风头。多年的收藏经验告诉我，床年纪越大，往往越不花哨，讲求线条，而床上的朱金小插人则会雕得越精彩。比如宁波的甬式朱金小凉床，整张床没有一刀雕刻，唯独两个插人立在正中，夺人眼球。

总之，这些朱金小插人，都是古代工匠经过雕琢、打磨、漆朱砂红、贴金、彩绘等诸多工序才完成的，留到现在，很多已经是民间的艺术珍品了。

4

在普通人眼里，这些朱金小插人大同小异，没什么区别。但玩得久了，发现里面其实大有乾坤。比如，宁海的朱金小插人以才子佳人题材居多；奉化清中期的小插人雕工最精、表现力也最强；三门的小插人多为骑马打仗题材；天台的小插人喜欢开眼雕(其他地方小插人一般不开眼雕，眼睛是画上去的)；而象山的小插人朱金最出色。和这几处地方相比，浙东其他地方的小插人固然也美，但刻工、描金、着色上，总觉得还差一口气。

浙东的朱金小插人雕工精彩，题材、造型丰富，但对我来说，关键还在于把玩起来有趣。正所谓，方寸之间有天地。平时，儿子看见家里收藏的朱金小插人，总喜欢对来我家串门的朋友说，这些朱金小插人是我老爸最喜欢的玩具。

除了我自己，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也玩小插人。我有位小说家朋友张忌，一天，他无意中在我的抽屉里发现一件奉化的戏曲题材的清代朱金小插人，他一下子就被“电”到了，当即让我开价，我不卖，他便“抢”走了。他也是收藏爱好者，原先多收藏瓷器和明清家具，自从接触到小插人后，一下又添了个收藏“新欢”。没过多久，他就收藏了几百个小插人。这些小插人或文或武，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既有《西厢记》的才子佳人，也有《三国志》中的人物故事……更让我意外的是，这些平日看上去不起眼的“小插人”，被他配上底座，精心装扮，个个成了漂亮的独立件。最近，他将收藏的朱金小插人陈列起一面墙来，但凡看见过的人，没有不被这面“小插人”墙所吸引住的。那天他跟我说，他要收藏十面这样的“插人墙”，将来还要出一本跟小插人有关的书。看样子，张忌是要把古玩、美物玩出门道来了。

我还有个“师兄”陈盖洪，是朱金木雕的国家级传承人，他的朱金木雕博物馆里，也收藏着许多精彩的古代朱金小插人，特别是他曾在东亚博览会上展览过的、耗资几百万元新创作的那顶朱金大花轿，其中最夺目的，便是上面几百个朱金小插人。

当然，在我的朋友中，收藏朱金小插人最多的，要数著名收藏家何晓道先生，他的“十里红妆”博物馆和江南民俗艺术馆的展厅和库房里收藏了无数的朱金小插人，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了。

5

一直以来，朱金小插人很少有人作专题性的收藏，都是由一些收藏家和爱好者零零星星收藏一些，也是收藏的价格洼地。当年，普遍的朱金小插人也就几百元钱一个，精品小插人一套也只是几千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收藏家和爱好者，发现了朱金小插人的艺术价值和潜在的投资价值，许多藏家和爱好者踏入了收藏小插人的领域。今天，朱金小插人的收藏价格大涨了好几倍，一套精美的朱金小插人卖几万元是常有的事了。

我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平时有一半时间花在了收藏上。在我的收藏中，小插人可能是最不值钱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很多个夜晚，我会把满抽屉的小插人拿出来赏玩，看人物的神情动态，看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有时，我还会把这些小插人放在桌上，编排成不同的队列。一想到年过半百的自己，还玩这种过家家的游戏，便忍不住哑然失笑。

文姬归汉

古人的生活场景

教我如何不想他

——我所了解的甬籍男低音斯义桂先生

贺秋帆

第一次聚听你咏叹的低音
鼓荡而深沉，在淡水河畔
将我的乡音摇撼又摇撼
似水的乡音里，你磁性的歌吟
摇船一样摇我回对岸
——余光中《赠斯义桂》

不久前，我在市图书馆天一音乐馆的定期讲座《秋帆乐话，如是我闻》上，做了世界乐坛迄今影响力最大的华人男低音斯义桂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场。我关注、收集斯先生资料已近廿年。初识斯先生，是在家父所藏《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611页里。据署名倪瑞林所撰的条目称，斯先生“1917年1月6日生于上海，30年代入上海音专，毕业后曾为抗战募捐演出，1947年赴美”，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与卡拉扬合作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一条。第二件事与斯先生长子斯端仑有关，当年他是家父所在的民革朋友圈里一员，为出色的山水画家，曾以民主党派人士身份出任奉化副市长。与他有过短暂电话交流后，仿佛跟传说中的斯义桂先生，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斯义桂先生

第三件事，为微博时代收获，互粉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艺术家和狂热的唱片收藏者沈洋以后，我得到关于斯义桂先生的诸多专业层面评介。沈洋在《他是海洋，我们是浪花》一文中提到，“考入上音后，我成了图书馆常客，由于我是低声部，许多歌曲需要从谱子上移调，一直很麻烦，但渐渐的，我发现很多外国版乐谱有现成移低之后的版本，而这些乐谱封面右下侧大多有个印章——斯义桂先生捐赠——原来它们都来自1979年斯先生传奇般的访问。令人惊奇的是，它们绝非为捐赠而专门购买，而是他自己的收藏品，他留下的笔记、注解及翻译一概附着。”

我的讲座，从身世、师从、经历、遗产四方面切入斯先生一生。其父斯礼遂，奉化岳林斯张村人，为手艺不凡的石匠，闯荡上海滩后承接老九庄绸缎行、上海银行、江湾市政府大厦石作工程，按现在逻辑，斯义桂是阿拉宁波人无疑。他的导师，值得一说的有四位，前两位来自上海音专，堪称中国声乐教学体系的奠基者，一为甬籍名师应尚能（1902-1973），一为俄罗斯人苏石林（1896-1978），前者为中国最早的西洋声乐研究者，后者更直接带出周小燕、温可铮等名家。斯义桂的另两位导师是他赴美后追随的，一是第一个登上拜鲁伊特音乐节的美国女中音伊迪斯·沃克（1867-1950），一是乌克兰裔美籍男低音亚历山大·基普尼斯（1891-1978）。从留存于世的录音遗产看，给斯义桂最大影响的当是后者。讲座中，我专门用基普尼斯演唱的勃拉姆斯《四首严肃的歌》里的《死亡如此残酷》（EMI公司发行），和斯先生上世纪60年代留下的电视录像做对比，言明斯先生的发音、吐词、换气诸环节，均深得乃师神韵，这也是后来斯先生重返上音讲学时，带来的一种声乐审美观——男低音照样可以不唯声量，在精致细腻上做足文章。

讲座的欣赏环节，除了斯先生留下的中文版《伏尔加船夫曲》录音，我主要分享的曲目，是一组问世、传唱于民国时代的中国艺术歌曲精华，含《教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词、赵元任曲），《满江红》（岳飞词、黎锦晖曲），《我住长江头》（李子仪词、青主曲），《嘉陵江上》（端木蕻良词，贺绿汀曲），《长城谣》（潘孑农词，刘雪庵曲）。这组作品背后的创作群体，差不多也是民国音乐文化领域的一个精英团队。斯先生用自己学贯中西的素养，滋润并提升了中国艺术歌曲的存在感，令世人获取了一种与西洋艺术歌曲等量齐观的视野，这一层贡献，无人能够企及。

斯先生常唱常新的《教我如何不想他》，至少留下两个录音，离开大陆前就有百代发行的一版，后来在台湾又录过，后者在情感拿捏上有更广博深沉的空间，而吐词上，因为赴美后长期的西洋歌剧、艺术歌曲演唱实践及教学浸润，亦颇有一种中文洋化的印记。可以说，斯先生的演唱于这些中国歌曲，提供了一层歌者的世界眼光，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段《凤阳花鼓》视频，乍一听会以为唱的是英文，但细听之下，却是地道中文发声，堪称中西合璧的会心之演，令人拍案叫绝。顺便说一下，斯先生的歌曲演唱，原先有个长期的钢琴伴奏者李蕙芳，即1947年一同赴美并共同生活的第二任妻子，但上世纪60年代后，斯先生的录音里担任伴奏的，常常是美国钢琴家布鲁克斯·史密斯，此公在战后曾经长期担任小提琴家海菲兹的搭档，这也侧面见出斯先生的分量。

斯先生的遗音，现在大概有四小时的篇幅，多为黑胶唱片，除了上文提到的，尚有齐尔品改编的一组中国歌曲（含《马车夫之恋》等），外国作品有德沃夏克《圣经歌曲》十首，莫扎特及亨德尔的歌剧及音乐会咏叹调，穆索尔斯基歌曲《死去的歌舞》等；歌剧方面则有法国指挥家孟许指挥的柏辽兹《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唱了劳伦斯神父），以及穆索尔斯基《鲍里斯·戈东诺夫》片段（见于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录音回顾系列）。1950年，斯先生曾经在旧金山歌剧院登台演出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里的国王，同台的有黄金小号莫纳科和斯卡拉头牌泰尔巴蒂，这是华人歌唱家第一次和意大利歌剧顶尖名角合流，可惜未见有现场录音存世。另一个遗憾是，本文开头提及的与卡拉扬合作“贝九”的演出，我找遍卡拉扬毕生留下的22个“贝九”录音里的18个，也未见有斯先生的名字，甚至连卡拉扬带BPO首访纽约的卡耐基现场也不见。我多么期待能听到由斯先生领唱的《欢乐颂》开场那几句，“啊，朋友们，不要这悲伤的声音！让我们吐出愉快的歌声，欢乐地放声歌唱！”